

古玉辨自序



世之著金石書者 如無參考之書 則書不易著 如無鑒別之識 則書不易著 即使有鑒別之識 參考之書 而見聞不廣 搜集無多 則書仍不易著 此理之必然者也 余自幼嗜古 有癖 獨於古玉則尤甚 飲食起居 佩不去身 故族中老幼 皆以玉痴目我 既壯 好之愈深 是以庚子變後 有俄使白蘭蓀之贈品數百具 亦奇遇也 惜寧局被回祿 蕩然無一 存者 每一念及 不覺黯然 今老矣 而苦嗜之癖 仍不少減 殆所謂古歡清愛 年愈老 而情愈篤 少時所得玉痴之名 原非無因而至也 伏思吾國文藝之開化 以玉爲最古 其他皆在其後 今人只知鑽石翡翠 金銀古銅古瓷之爲貴 而不知君子比德於玉之可寶 其數典忘祖 已大謬矣 故毛氏有傳 鄭氏有註 許氏有書 以及宋宣和之古玉圖 呂氏之考古圖 元朱澤民所撰之古玉圖者 皆恐後人不知古玉之名稱 作何使用 爲考古也 吾

今之作古玉辨者 是恐人不能辨古玉之真贗 爲存古也 命名雖異 而好古之心則同也
頃於著研乘 補隸蕭 釋泉苑菁華 諸書脫藁後 特以古玉考據之書 世不多見 如吳清
卿之古玉圖考 以螭爲虬之誤 陳原心之玉紀 以六千年不出世之古玉 卽化爲泥之謬
一近坳會 一近臆斷 其中固多錯誤 但其苦心著錄 亦屬不易 何者 自吳陳二君去後
近數十年來 彈此調者 尙有人乎 誠恐長此已往 則討論者無人 研究者無人 精鑒著
述者更無人 正如典墳丘索之無人讀 黃鐘大呂之無人聞 將古聖前賢所寶貴之球璧 視
若沙礫 或破圓爲方 毀趙氏之完璧 或染紅煮黑 污虞廷之白環 豈不大可惜哉 姑就
耳目所及 以及六十餘年把玩佩帶之經驗 約略記之 質諸同好 以供研究 如云著書
則吾 豈敢

庚辰春諸城劉大同自序於研光閣

古玉辨目

古玉普通名稱

玉之性

玉之品

玉之質

玉之色

玉皮

玉之出產

玉分出土地點

受色沁之古玉

色沁各種名稱

色沁小品之精

五色沁

水銀沁

水銀沁之老嫩

受地火之古玉

玉出土之變相

香玉

溫涼玉

澄潭水之古玉

重出土之古玉

玄玉

把玩之玉

寶玉之名稱

異品之玉

骨變玉

傳世古

上古

琺玉

男女老幼之別

貴賤之分

琺玉帶有缺痕

辨水火乾三坑

玉出土之軟硬

出土之夷玉

出土之璧流離

刀工

昆吾刀之切玉

各國玉工比較

古玉之文字

古玉後彫

刻印

盤玉之法

盤玉之難易

古玉活血之效

防險之見聞



石器時代之玉

祭祀所用之玉

朝會所用之玉

服食所用之玉

交際所用之玉

歷代雜用之玉

石之似玉者

玉與古銅比較

玉與寶石比較

古玉新玉比較

古今佩玉不同

今人復古之念

西人之重古玉

好古玉之派別

辨古玉之特識

改造之古玉

鑽眼之古玉

偽造古玉法

偽造古玉之處

偽造傳世古

偽造土花血斑

偽造水坑古

偽造牛毛紋

偽造受地火者

仿古之比較

阿叩偽造法

提油偽造法

油炸儉

灰提油法

養損璽

古玉有四異

古玉有三忌

古玉有四畏

戒奢

古玉辨

諸城劉大同芝叟著

古玉普通名稱

玉之未入土者、名曰傳世古、又名自來舊、入土者名曰土古、殉葬之玉、因其含殮、名曰琤玉、紅如血者、曰血古、微紅曰屍古、水銀沁者、曰黑漆古、受地火者、純白曰雞骨白、微黃曰象牙白、微青曰魚骨白、重出土者、曰重出土、偽造者曰老提油、又曰油炸偷、改造者、曰舊玉、改造後彫者、曰古玉後彫、

玉之性

玉入土者、性喜燥、不喜濕、土濕則易爛、色亦黯淡無光、南方出土之玉、不多見者、皆腐爛、多不完整、而色又不足驚人故也、南方三代之物、固所少見、即六朝之物、亦寥寥無幾、即偶爾遇之、求其色澤鮮明、體質完善者鮮矣、

玉之品

玉有乾老鮮嫩之分、又有粗疏細膩之別、此皆由產玉之地質、與出土之地點不同故也、若玉之美者、雖受色沁極厚、而精光內蘊、厚重不遷、一望而知其如端人正士之正色不撓也、此不可不辨者也、

玉之質

古玉形式、考之古玉圖、攷古圖等書、言之詳矣、若論玉質、堅者如入燥地、雖萬年亦不能朽爛如泥、陳原心玉紀云、凡玉在土中五百年、體鬆、受沁千年、質似石膏、二千年形如枯骨、三千年爛如石灰、六千年不出世、則爛爲泥、此乃臆斷之詞、決不可信、余見出土之玉、有清初之物、入土不滿三百年、亦受土沁、但不能入骨、又見夏器、玉質完善、五色燦然、令人可愛、入土三千年之久、並未有爛如石灰者、又見石器時代所用之玉斧玉

鏟、雖屬沙蝕土吃、經數千年以上、而亦未有爛如泥者、卽此足證原心所見之不廣、抑或原心所見之玉、以雞骨白色爲爛如石灰、則更誤矣、蓋玉入土、年久卽軟、不軟則色不能沁入、出土後、見風卽硬、其或有朽爛之處、日久亦卽堅硬、決無如泥之理、如在土中、化爲泥者、卽不能出土矣、此必然之理也、故玉質不堅、與出於海濱之地、及閩越之間者、不在此例、

玉之色

玉有新舊之分、色有九種之別、曰璵、則玄如澄、水曰碧、則藍如靛沫、曰璵、則青如鮮苔、曰璵、則綠如翠羽、曰璵、則黃如蒸栗、曰璵、則赤如丹砂、曰璵、則紫如凝血、曰璵、則黑如墨光、曰璵、則白如割肪、曰璵、則赤白斑花、此玉本色也、若入土之玉、年久受地氣所蒸、無論與何色之物相鄰、皆能沁入、因地中水銀、到處流動、引物與玉鎔於

一鑪、故玉之受色沁者、不止九種、每至十餘種不等、直同窳變、令人莫名其妙、並且氣味亦能沁入、若屍水所沁、即帶臭氣、鹹水所沁、即帶腥氣、土沁者多土銹氣、銅沁者、多銅臭氣、故非用開水煮之、或灰提油法、不易退其腥臭之氣、惟銅沁不宜用開水煮之、之法、此不可不知也、

玉皮

三代之器、無論大小、未見有帶玉皮者、秦漢六朝之器、亦不多見、唐以後即時常有之、人皆不以爲貴、至清乾嘉以來把玩之玉、專尙玉皮、將來千百年出土後、或有以玉皮爲色沁者、抑未可知也、

玉之出產

玉性屬金、多產於西方、以和闐葉爾羌二處爲最上、精光內蘊、體如凝脂、其堅潔細膩、

厚重溫潤、佩之可以養性怡情、驅邪辟瘟、有益於人身者、美不勝數、水底所產者、名曰子兒玉、則尤足貴重、若寶蓋玉次之、尤有異品、曰天智玉、入火不熱、昔殷紂自焚、曾以玉五千裹其身、他玉皆化爲石灰、獨天智玉五仍舊毫無所損、故武王取而寶之、以其爲希世之珍、至藍田荆山所產者、雖極美、而所產者少、又有于闐之三河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又西有烏玉河、以及新疆峭壁峻崕之石、亦多產玉、又有莎車之玉河、崑崙山下各河、青海及南山之間、皆產玉、若西南阿丹巴勒布兩處所產、質同翠石、翡翠出於緬滇、其形似玉、實非玉也、有光浮於外、帶有石鏽者、人每目爲色沁、則大謬矣、此不可不辨者也、

玉分出土地點

古玉出土者、以陝甘爲最多而最上、冀魯豫晉、以及皖北徐揚等處、次之、他省皆自鄗以

下、每見三代古物、其出土文理稜角皆完好無缺者、多出自西北、是因其土燥而玉性之不能移也、江北數省、土乾而不燥、年久每有癢點之痕、故次於西北、他省地多濕氣、所出古玉、花紋字迹、往往湯漶而不清晰、且少完整之器、故不足重也、按出土之玉、皆因土性爲轉移、出自沙土地者、多癢痕、出自鹹鹵地者、多腐爛、出自河淤地者、多浮光、出自山嶺地者、多乾潔、出自五金鑛地者、多受鑛質沁染、而不純淨、出自海灘者、則色皆混濁、而體無完膚、此不可不辨也、

受色沁之古玉

凡古玉出土、受色沁者、品類綦多、有不受色沁、而亦不受土蝕、形似傳世古者、此玉之最堅者也、頗不易得、又有身多土鏽、而無他色沁者、瑤玉最少、瑤玉受一色沁者、名曰純一不雜、受兩色沁者、名曰黑白分明、又曰天玄地黃、受三色沁者、名曰三光照耀、俗

名三元及第、廣東南洋、名曰桃源結義、受四色沁者、名曰四維生輝、又名福祿壽喜、受五色沁者、名曰五星聚魁、又曰五福呈祥、通稱之爲清五采、受羣色沁者、多至十五六色不等、名曰羣仙上壽、又曰萬福攸同、通稱之爲混五采、余家存一舊玉藥壺、黃玉質、兩面刻八駿、刀工精深、受沁十餘色、馬色各不相同、至鐵蓮青、桃花紅、雪白、栗黃各色、尤鮮妍、爲世所罕見、真巧沁也、又存一古玉蟬、白玉質、沁有四色、物小而精、亦係巧沁、均被抄沒、

色沁各種名稱

受黃土沁者、色如甘栗、名曰柑黃、受松香沁者、色如蜜蠟、名曰老柑黃、受靛青沁者、色如天青、名曰柑青、此係青衣之色、傳染沁入玉理者、深如藍寶石者、名曰老柑青、受石灰沁輕者、色紅豔如碧桃、名曰孩兒面、復原時、直同碧霞璽、受水銀沁者、其色黑、

名曰純漆黑、此非地中水銀所沁、乃古代殮屍之大坑水銀沁入、方有漆色、受血沁者、其色赤名曰棗皮紅、深者名曰醬紫斑、此乃近皮之物也、或云血不能沁玉、以人死血枯竭無生氣、必因地氣所蒸、與他物混合爲一、方能沁入玉內作深紫色、此一說也、受銅沁者、色如翠石、名曰鸚哥羽、銅器入土、年未久即生青綠色、年久則尤甚、玉與之鄰、爲其傳染沁入、復原時、比翠石而更嬌潤、但用熱水洗之、含有銅臭氣耳、此外雜色尤多、紅有鶴頂紅、人參朶、硃砂片、燕支斑、鷄血紅、黑有烏雲片、淡墨光、黑漆古、金貂鬚、美人髻、紫有茄皮紫、玫瑰紫、羊肝紫、紫檀紫、紫靈芝、青有鐵蓮青、竹葉青、蝦子青、熊胆青、綠有松花綠、蘋果綠、蕉芽綠、瓜皮綠、鸚鵡綠、黃有蜜臘黃、米色黃、雞蛋黃、秋葵黃、栗色黃、老酒黃、黃花黃、黃楊黃、白有鷄骨白、象牙白、魚骨白、糙米白、魚肚白、梨花白、雪花白、又有梨皮、橘皮、象皮、駱皮駝、黑虬迹、魚子斑、魚腦凍

、螞蟻脚、鵝眉黛、牛毛紋、鷓鴣斑、蛤蟆皮、荔枝核、冬瓜瓢、爛豆豉、石榴子、碎瓷紋、檳榔紋、洒珠點、古銅色、細羅紋、銀灰色、瓦灰色、冰糖塊、雨過天青、梅花數點、長虹貫日、太白經天、金星繞月、玉帶纏腰、紅日東昇、秋葵西向、孤雁宿灘、蒼龍浴海、桃花流水、銀灣浮萍等名、受沁之原、不易深究、足見地氣化生萬物、奇奇怪怪、變化之無窮也、但論色沁、無論何色、以透爲貴、次則巧沁、雖薄如玉皮、輕如蟬翼、亦有逸趣、余昔存有巧沁大件九品、小件二十五品、其奇形怪狀、真令人夢想不到、至稗史類編云、出土之玉、血古屍古爲最貴、黑漆古土古爲價低、今人又重銅綠沁、均未深知古玉受沁之由來也、

色沁小品之精

色沁之玉、大而精者、固不恒見、即小而精者、亦不易得、曾見鄭君肯之、購一玉觚、小

如葡萄、滿身雄黃沁、光如寶石、其刀工之精緻、又非尋常可比、真可謂六朝巧彫之精品
稚樵姪得一玉蟬、小如扁豆粒、質白色沁爲鐵蓮青、刀工極細、視之栩栩欲飛亦精品也、
余昔得一碧玉佛、小如棗核、徧體魚子斑、刀工亦甚圓渾、知非近世所能造、或云蒙古舊
刻、雖未敢決定、但亦精矣、紀元十七年、在滬上見古冕旒百餘棵、每棵有二三色沁及四
五色不等、古香異采、令人生羨、因索價過昂、不敢問鼎、三代古物、如此小而且精、精
而且多者、實所罕見、

五色沁之古玉

凡玉出土、沁以五色者爲最上、三色四色者、次之、二色一色者、又次之、蓋以地中五色
不易產於一處、惟殉葬時、方能萃集五色於一穴、吾故曰非玲玉、不易受五色之沁也、况
所見五色沁之古玉、多係妃嬪所佩之物、故古玉之沁、首重五采耳、按五色沁、光怪陸離

燦爛照人、有花紋者、千不一見、即未經彫琢者、亦殊可珍、較之受色沁少者、則遠勝百倍、諺語云、玉得五色沁、勝得十萬金、極言其可貴也、庚子變後、俄使贈余數百件、頗多佳者、但圭璧琮璜等器、受兩色三色沁者甚多、受五色沁者、僅一琮一笄耳、以大內收藏之多尙不易獲、其他可知矣、惜寧局被火無一存者、言之神傷、幸家藏夏時之龍鳳佩、未經損失、故至今佩之、而不肯去身也、頃又得一小琮、羣色沁入、惜少刀工、但亦西周舊物、可珍也、

水銀沁之古玉

水銀沁、有地中之水銀、有殉葬之水銀、殉葬水銀、有大坑小坑之別、大坑水銀、皆帝王列侯所用、其沁入之深厚與小坑不同、有一器而全體皆黑者、有一器而半身皆黑者、三代之物爲最多、秦漢次之、兩晉以後、即不多見矣、水銀沁大則成片、小則成塊、細則成線

皆因玉質堅與不堅而分、但色黝黑而有亮光、則一也、若地中水銀所沁、有淺黃色、牛毛紋者、有露白點、冰片紋者、有在玉中而自行流動者、其色澤亮光、雖露有淡黑色、究與葬殉水銀、迥不相同、常見古玉、黑白分明、一半大坑水銀所沁、一半地中水銀所沁、地中水銀、輕如流水、故所沁者形似魚腦凍、人見之以爲玉質之腦、非也、大坑水銀所沁者即成黑漆古矣、况玉腦色與玉質無異、地中水銀沁、則變爲黃白、或微黑微青、皆因地氣使然也、此不可不辨者也、幕友韓翕如、贈余黃玉束髮、形同寶石、含有水波淡白色、此即地中水銀沁之一證也、人每以地中水銀所沁、與殉葬水銀所沁、混而爲一、則更謬矣、

水銀沁之老嫩

三代古玉因入土年久、水銀結成大片或大塊、乾老異常、非佩之數十年、不能透出清光、一經盤出、則黑如漆、明如鏡、其耐人尋味、多有不可思議之處、如余所佩之碧玉琮是也

秦漢古玉、水銀亦有結成大片、或大塊者、其色鮮亮、特少乾老之氣、如余所佩之碧玉虎符是也、兩晉六朝之物、水銀明滉、若有浮光、且成薄片者多、而深透者少、故易盤出、如余所存之黃玉宮門環、沁如紙薄、白玉袈裟圈、沁如棗皮、白玉琮、滿身牛毛紋者是也、清室親貴、多佩此等舊玉、若唐宋之物、水銀吸入未久、色易變動、其氣質不厚、最易盤出、即脫胎後、亦乏古意、此不可不辨者也、

受地火之古玉

玉受地火者、皆變爲白色、俗稱爲石灰沁、即今所謂雞骨白、象牙白者是也、按雞骨白、爲白玉質、象牙白、爲黃玉質、猶有淡青者、爲魚骨白、其質乃青玉也、以地中無天然之石灰、而有自然之地火、凡玉經火、其色即變爲白、形同石灰、猶之石見火、黑者赤者亦變爲白、而白者乃更白、故俗名之曰石灰沁也、玉爲石之精、故其性無殊、今見人之移塚

者、開墳後木棺被地火焚燬、往往有之、即此足見玉受地火亦然、或云、築墳修墓、所用
甗瓦石塊、必須石灰灌漿、方能結成一片、是古墓中必有石灰、故名爲石灰沁、此說亦似
近理、但不如地火之說、爲可據也、蓋以石灰沁、玉變紅色、與受地火之玉、色皆變白者
不同、故不得襲謬沿訛、通名之曰石灰沁也、余佩一印、文曰氣象萬千、白玉質、水銀沁
過半、佩於腰間、已二十餘年、一日失落、不知所在、次晨童子掃爐灰、見在灰中、已變
爲雞骨白矣、可見地火與爐火相同又烏足疑焉、再徵之前在寧局被焚之古玉、其色皆變爲
石灰、大者皆碎、零星小件、尙有被局役檢去者、其所沁之黑者、青者、黃者、均成石灰
色、亦不過深淺不同耳、此尤足據也、

古玉出土之變相

玉出土、有形如瓷片者、有形如瓦片者、有形如石灰者、有形如枯骨者、有形如獸角獸牙

者、有色如木炭者、有色如生薑者、有色如爛醬者、有色如鮮棗者、有半露質地者、有微露質地者、有不露質地者、有帶玻璃光者、有遍體不露玻璃光者、此種形形色色、愈古愈怪、真令人難測、嗜古者、當格外留心、切不可因其形色而忽之、誠以斑繡深厚、年愈久而形色愈黯、一經盤出、各種色沁、畢露其精采、有匪夷所思之妙、露質地者、固佳、不露質地者、其古香異采、尤爲奇絕、此不可不知者也、

香玉

古玉出土、含有香氣者、世不恒見、余昔存一玉墜、白色方形、長二寸六分、方五分、雲雷花紋極精深、余佩之有年、因調查國界、渡松花二道江、乘獨木衛護、將登岸、跳板一躍而下、不覺繫玉之繩墜斷、將墜落於水邊、旋令隨從護兵十餘人、入水尋覓、終不能獲、今三十餘年矣、每一念及、爲之悵悵、因香玉之不易得故也、按此種玉入土時、必隣於

奇南、或松香樟腦檀香沈香等物所結而成、有謂係受地中硫黃所沁、亦未可知、但非用手把玩、至玉不涼時、其香氣不出也、

溫涼玉

泰山老母宮、藏舊玉一枚、長約一尺五六寸、闊約六寸餘、其樣式尖圓形、一半白、一半黑、黑者溫、白者涼、人皆異之、余以爲此玉入土時、一半插入水中、一半浮於水面、年久出土、其在水中者、必涼、見日光者、必溫、因水氣日光、一涼一溫之性所結而成、猶之石置盆中、在水中者涼、見日光者溫、其理一也、

澄潭水之古玉

玉有出土、後落於潭水中年久、而再出土者、名曰澄潭水、此種含有水氣、潤澤異常、較之脫胎舊玉、猶勝數倍、以其清光能照人影、誠爲罕見之珍、余見清純帝所佩之黃玉文魚

佩、受三色色沁、名曰澄潭水、視之首尾欲動、真奇品也、按玉性喜燥、而患濕、故出土古玉佳者多在西北、獨入於潭水中、於無石無泥處、而得此寶漿、爲世所珍、豈不怪哉、

重出土之古玉

重出土之古玉、土蝕必有露出兩層之形、細視內必透徹有光、外必含有污穢之象、土蝕亦有深淺之分、若用滾水煮之、則污濁自退、清光大來矣、常常把玩、卽能脫胎變爲寶石色、較之第一次出土者、尤爲特出、余昔存黃玉虬文佩、滿身瑤斑、首有一角頗長、如吳清卿古玉圖考所載之虬文佩、首無角者誤矣、蓋虬有角、螭無角、不可不辨、審其質地、似重出土物、只因大不易携、故未盤出、又存有白玉蠶影佩器小而精、受水銀沁極厚、審其肌理、精光內蘊、特以外含濁氣、使之隱而不彰、用滾水煮十餘次、微露清光、及佩之數年、居然還原、有寶石色、見者以爲此玉易盤、余曰此乃重出土之玉也、第一次出土時、

早已經人盤過、故今日再盤、即省工矣、此理之必然也、

玄玉

余少時、與族兄西岩同學、夏日同浴於小浯河之龍灣、西岩好食蟹、每於石洞中捕之、忽得一蟹甚巨、其甲箝一小石、黑如琥珀之瑩光極空靈、疑爲尋常之牛角石、既審視有花紋極精細、乃一玉壓臍耳、余索持之經兩月餘、不知失落何處、迄今思之殆所謂澄潭水歟、

把玩之玉

玉佩曆代皆有、至把玩之品、自秦漢始盛行於世、誠以玉佩皆斲成片段、故宜佩之身邊、把玩之玉多子玉、橢形者占多數、故宜持在手內而易於玩弄也、余所見把玩之玉、多係彫以鳥獸蟲魚、龍虎虬螭等式、均係子玉、且皆秦漢以後之物、未見有三代之器、足見把玩之品、皆因子玉物小而精、後人不忍斲成片段故也、余昔存一白玉蟾、大可盈把、背沁有

茄皮色、後被子方姪携去、存一玉虎、已成黑漆古、不露質地、刀工係漢八刀、佩之數年、後在廣州、有友人招飲、醉坐洋車而睡、手中所持之玉虎、不知失落何處、今尙有一玉虬、全身黑漆古、刀工極精、惜其角上、於出土時、受有斧鏟微傷、又有一白玉鴛鴦、臥荷葉上、沁有鐵蓮青、棗皮紅等色、頗佳、又有一黃玉煖手、上刻一蝙蝠、而全體刻卍字、蓋取萬福攸同之意也、受水銀沁極重、刀工樸拙、含有古趣、以上數品、皆漢物也、至六朝以後把玩者、土古尤多、但已遠遜秦漢矣、

寶玉之名稱

周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當時所稱寶玉者、是極言玉之貴、未必皆出土者之有寶石色也、今之所謂寶玉者、皆以出土之玉、變爲寶石色、故名之曰寶玉也、玉不入土、而有寶石色者、僅璧璫一種而已、以其玉兼寶石性故耳、若出土之玉、不借盤功、而成寶石色者、吾未

之見、蓋以玉不受地氣所蒸、諸色所沁、其肌理未變者、不能成寶石色、不受人氣之養、盤功之深、其氣質不變者、亦不能成寶石色、夫寶玉之可貴者、晶瑩光潔、溫潤純厚、結陰陽二氣之精靈、受日月星三光之陶鎔、其色沁之妙、直同浮雲遮日、舞鶴遊天之奇致異趣、令人不測、較之寶石、徒有光采、而少神韻、能奪人之目、而不能動人之心者、則遠勝十倍矣、故嗜古者皆稱寶玉、余昔存一桓圭、上白下黑、一琥、沁有四色、一璧羨、雞骨白色、均有寶采、玲瓏可愛、惜被火焚、現存一黃玉佩、兩面所刻螭龍、而中有一孔、作龍尾交錯形、刀工頗古、兩面硃砂沁、色兼紅紫、全體光瑩透骨、見者皆以爲寶石、余佩之四十餘年、而始臻此境、不易也、近得一三代系璧、小而精、亦如寶石、特少刀工、一晉代雲龍璧、黑白分明、形如水晶、大小二璧、亦頗可玩、猶有二印、一碧玉形、如綠波、一黃玉、色同密蠟、皆脫胎舊物、亦多逸趣、

異品之玉

清光緒二十年、余在燕京夜市、購一舊玉、白色、茄式、刀工頗精巧、蒂多土斑、無他色沁、茄身白如羊脂、中有水珠、大如豆粒、見者皆以爲奇異、有謂水銀沁入結成塊者、有謂玉中生蟲、如土塊中生蟲、石中生蟲者、其說不一、余以爲如含殮之水銀所沁、當即變色、且成片、成塊、成線、等形、人皆知之、而未聞有成珠者、即地中水銀所沁、其光自流動、亦不能結於一處、而成豆大之水珠、如以爲玉中生蟲、何以向日視之、不見蟲迹、相傳石中有水、日空青、水晶亦有空青、此或玉之空青耳、本草云、產益州山中、但不知玉之空青、產自何處、天地生物不測、真令人不能識也、余佩之數年、後因訪張振卿年丈於東城、乘驪車翻於玉帶河橋下、當時昏迷不省人事、岸上人將余抬於一小鋪內、休息片刻而即醒、見僕人與車夫皆頭破血流而擦藥、余則無恙也、旋問僕曰、傷損物件

乎、答曰玉茄碎矣、他無所損、余甚驚異、以爲河底無石玉何由碎、審視之、見玉茄身中一孔如豆大、空無一物、而已分爲兩矣、惋惜之至、次日徐東甫表兄、來視余傷、即以碎茄示之、渠曰、聞之出土古玉、能護人身體、今果然矣、弟其存之、後藏於舊玉匣中、十餘年而無失、迨寧局被回祿、此玉茄亦在其中、可惜也、亦可誌也、

骨變玉

獸骨變玉、爲世所罕聞、質輕沁透、其光采色澤、直同五千年以上之出土舊玉、真可怪也、按獸骨變石、其年齡不知凡幾、若變而爲玉、其年齡更不可考矣、歐美研究地球之年齡者、當在所必需也、余得二枚古趣盎然、亦一奇觀、似可作研究地球學者、參考之一助、

傳世古

玉器未經入土、而年已經久、滿身紅色牛毛紋、若隱若見者、是曾經多人之把玩、精神氣

血凝聚而成、故質地之寶漿、含有生氣、玩之亦多雅趣、余見蘭陵王氏、其世藏之連環璧、長二尺餘、一黃一白、中有聯環系之花紋、黃者穀式、白者蒲式、刀法之精深大而完整、洵爲巨觀、視之即知爲漢器、又於日友某公爵家、見一白玉壺、大而且厚、花紋極細、視之即知爲晉器、族兄雨樵、存一碧玉魚、惠藕橋兄存一白玉虎、余家存一白玉佛像、均未入土、牛毛紋極細、色微黃、審其刀工、即知爲六朝故物、至唐宋之物、見者尙多、故不贅、

土古

凡出土之古玉、通名爲土古、輕者曰土蝕、曰土鏽、重者曰土侵、曰土斑、皆因地氣所蒸、受土吃有深有淺、故現此形、如無此形、便非入土年久之物、亦有入土未久、而即出者、僅含有土氣、用開水煮之、土氣自退、依然如傳世古無異、每有土鏽濃厚、深入肌理、

用刀刻之、不易削去者、蓋因土有沙性沁入玉理、合而爲一、故不易盤出、即盤出、亦不及色沁之光潔、耐人摩挲也、余存一赤玉璋、一蒼玉璧、土沁處作乾黃、含有石沙質、用灰提法煮數次、亦無大效、極力盤之、微露暗淡之光、在奉天時、贈年丈英和卿侍郎、

琯玉

典瑞云、於駟圭璋璧琯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殮尸之下、注云、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神明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蓋古人皆以玉爲瑞、出於神秘之信仰、故葬時以玉含殮、出土之玉、名曰琯玉、後人以舊玉爲琯玉誤矣、更有以琯玉爲漢玉、則尤爲可笑、按出土之玉、殉葬者十之八九、非殉葬者十僅一二、故受色沁多者、皆殉葬物也、禮曰、君子比德於玉、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可見生前所佩之玉、歿後多以此殉、今人有本人於將死時索殉者、如高南阜以司馬相如之白玉私印殉者、

是也、至其子孫、以其先人生前所好之物殉者、筆不勝書、玉其尤重者也、此吾國古今人民之習俗、而況古之帝王家乎、故今日出土之金石、皆自古冢得來、此其明證、吾不知楚珩趙璧今尙存於地下否耶、

男女老幼之別

今見出土之玉鳩杖首、知其爲老者所用、璪觿等佩、知其爲童子所用、圭璋琮璧知其爲王公所用、魚佩系璧知其爲士庶可用、若環佩瓊瑤之類、知其爲婦女所用、更有琮璧瓌璆等之極小者、則知其爲夭壽含殮所用、此不可不辨者也、余存一白玉墜、遍體牛毛紋、其大異常、一望而知其爲三代物、惜少刀工、被及門高六吉索去、

貴賤之分

古玉、以圭璧琮璜等爲上、次則祭器環佩、再次則零星小件者、是三代之瑤玉也、至秦漢

以後、以印章符節爲上、殉葬有用玉押者、玉押即玉版也、長數寸、體厚異常、以美玉爲之、以圍腰間、可保尸之上體、如鼻塞眼壓、乳壓、壓鬚、壓臍、夾肘之類次之、下體之糞塞陰塞之類又其次也、

琯玉之有缺痕

琯玉有一刀之缺痕、有兩刀之缺痕、皆玉人用刀削之、以記其爲殉葬物也、今人皆知其爲三代器、而不知夏商之琯玉、皆完全無缺痕、至周時始分、日用之物、皆完整、含殮之物、故意刻之、使其缺陷、以別之耳、秦漢以後、無玉人之職、均屬匠作、故無論日用與殉葬之器、皆取完整、據所見夏商之玉、與秦漢六朝之玉、未曾有一缺痕者、即此可斷爲周時所製也、余存有碧玉環一、白玉琮一、皆有一刀之缺痕、系璧一、黃玉璜一、皆有兩刀之缺痕、而其朴拙之氣、令人生羨、若偽造周器者、多做其缺痕、但有意爲之、刀痕明顯

易露、愈顯其醜、此人人所易辨者也、

水坑火坑乾坑之比較

古代帝王之陵寢、其穴寬大、含殮之玉亦多、穴空地中之水、易於灌入、故名曰水坑、穴中有地火者、名曰火坑、穴中無水火者、名曰乾坑、水坑之玉多斑點、形如蟲蛙、火坑之玉多裂紋、形同石灰、乾坑之玉、皆帶有枯槁之色、土銹之痕、三者盤之日久、皆可復原、但水坑不如火坑、以濁氣太重之故、火坑不如乾坑、以裂痕太多之故、乾坑即無此弊、若論盤功、水坑較易於乾坑、乾坑較易於火坑、此不可不知者也、按乾坑水坑、初出土時、玉質皆鬆、以刀試之、有直同花乳石者、俟盤出後、以刀割之、堅不可破、故瑤玉之新出土者、不問其質地之硬軟、但視其刀工色沁之老嫩耳、

玉出土之軟硬

玉入土中年久、其質卽軟、如不軟、則色不能沁、至出土後、亦有硬軟之分、硬者易辨、軟者形同枯骨、或如瓦礫、此皆由地氣燥濕所致、見者多不能辨、每見一器、一半軟一半硬、硬者以刀試之、不能入、軟者以指甲劃之、卽碎如泥土、但盤之日久、則軟者亦堅不可破、此不可不知者也、

出土之夷玉

周書顧命、大玉夷玉、疏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鄭康成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珣玗琪、爾雅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是夷玉見稱於周久矣、今見醫無閭山下所產之玉、光透如冰、堅而不潤、石性也、是以出土者、露有浮光、雖盤出而少色澤、不足貴也、

出土之璧流離

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離、西域傳、罽賓國、出璧流離、吳國山碑、紀符瑞、亦有璧流離、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吳清卿有一玉環、形同流離、即以爲今日中國所罕見即西域亦非恒有、故漢時以爲祥瑞、最可寶重、不知璧流離、即寶石之似玉者、質堅而不潤、性寒而不溫、即受色沁、亦多凸凹不易透出、故其光雖如玻璃、而不能如玉之潤澤如脂膏也、漢時由西域進來、頗非易易、故人少見多怪、即目爲祥瑞、猶之今人初見鑽石、目爲珍奇耳、今之目爲珍奇、猶古之目爲祥瑞也、按璧流離、可爲玉中之異品、清卿以爲玉中之絕品、則大謬矣、今某友得一笛頭、拘於清卿之說、奉爲至寶、不肯輕以示人、余笑曰、古之君子、比德於玉、今之人竟欲比德於璧流離、能不令人捧腹、

刀工

石器時代原無刀工、故古玉斧玉鏟之類、存於今者、未見其有花紋者、可見上古未開化以前、無刀工之可言也、若論刀工、三代尙矣、夏尙忠、其刀工精而深、商尙質、其刀工古而樸、周尙文、其刀工文而雅、而產玉之多、製玉之盛、尤以周爲最、觀玉人之設、上而夏商、下而秦漢、均無此職、卽可知矣、故至今出土之古玉、論三代器、亦以周爲最多、至西漢刀工、有豪放氣、故有漢八刀之稱、東漢三國之刀工、皆宗西漢、無大變更、至六朝之刀工、專重巧彫、與漢魏不同、隋唐以及五代之刀工、亦屬圓渾、但雜而不純、佳者極少、北宋之刀工、精神外露、特少古意、自宋末以及元明清、學者多刻花乳石、刻玉一門、純屬匠作、幾不見文人一操刀矣、但清至乾隆刀工爲之一變、當時所刻翡翠瑪瑙珊瑚寶石之多、實爲歷代之冠、其以田黃田白雞血紅等石倣古、亦爲歷代所無、雖多匠作、但一時風尙、猶見有文人詞客遊戲而爲此者、故其刀法之精、直追六朝、自道光以後、則遠

不及矣、余按古今彫刻一門、可分五大時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是以石製玉時期、可稱最古、一變而爲周之昆吾刀、再變而爲漢之八刀、又一變而爲六朝巧彫、至清之乾隆精刻爲最後、此皆一時風尙、故精美者多、工藝之關乎文化、豈曰小補而已哉、猶之論瓷器、則必稱柴汝官哥定、論鼓鑄、則必稱齊莒刀列國幣、新莽梁武、宋徽、清之咸豐是也、否則如唐之開元、宋之宣和、明之宣德、清之康熙、其刀工、豈無精品、特以不能移風易俗、故傳於世者少耳、况近世多用旋車、氣息薄弱、不能上追古代、則又遠不如用刀矣、昔人云、自晉魏以來、不見昆吾刀、誠然哉、但昆吾刀、自何時斷絕、吾亦不得而知也、若就雙鉤碾玉法論之、漢時已取便捷、失其古趣、至今之用旋車製玉、則愈趨愈下矣、倘再用機器製作、則俗惡更不堪設想、可畏也哉、吾嘗與諸弟子論古玉、曰、今之玉質、不如古玉之堅潔、想係地利之退化、今之刀工、無論用單刀副刀、均不如古人刀工之樸拙、

亦係文藝之退化、言之可慨、或云古玉堅潔、由於出土後風吹日晒、年愈久而愈見精采、是以秦漢不及三代、六朝不及秦漢、唐宋元明不及六朝者、非玉之罪也、刀工亦然、今人不見昆吾刀、而以菊花鐵所鍊之鋼刀刻玉、而欲追蹤三代、頡頏秦漢、睥睨六朝、豈不愚哉、此說亦覺近理、

昆吾刀之切玉

據所見周秦漢古玉、其刀工粗細不一、細者無論矣、粗者莫如漢八刀、而表現刀之快利、切玉如泥者、實千百中不一見、舊存一白玉虎文佩、遍體水銀沁、大刀闊斧、隨意亂刻、凹凸淺深、刀痕全然布露、使切玉如泥之真象、顯然易見、亦不易得之奇品、可珍也、

各國玉工之比較

印度之石刻畫像、鑿古家多稱在五千年以上、獨未見出土之古玉、歐美之制作鑽石、非不

精美、獨未聞有制玉之奇技、至於洋錢之正面、雙鳳風驅馬劍四工雙柱、以及闍婆之剪銀葉、驃國之鑄金錢、日本德川氏之箔金鑲金、均甚工緻、但亦少制玉之工、即因墀所獻天壽永昌之玉錢千緡、十年始成、費工不爲不久、而未見有出土之古玉、可見成周時代玉人之設、其重玉。全球之冠、故其刀工、亦遠勝他國也、

古玉之文字

夏用鳥篆、商用蟲魚篆、周用大篆、刻皆陰文、藏於器內、秦兼大小篆、漢用小篆、大篆者、不多見、刻多陽文、露於器外、晉魏以後、隸楷並用、篆文甚少、故不易見、

古玉後彫

庚辰冬、魏君宜之、同其友運來古玉大小三百餘件、屬余鑒別、因審視兩晝夜、其中雖少精品、而佳者大可陳列、小可把玩之品、約有數十件、收藏數世、始能臻此、不易也、中

有一黃玉琮、高八寸、四面闊約四寸、遍體沁作栗黃色、真三代物也、惜少刀工、而四面復刻山水、畫片極工雅、知係宋元名家所刻、余爲之惋惜、直以爲方竹杖之不宜圓、半月池之不應鑿也、旋曹君伯舫來寓、見之曰、此等後刻、非近世所造、此等山水畫片、非高手不能辨、嗜古者、每以爲後刻不足貴、而東西洋、則以爲古玉後刻、乃雙美耳、不但不以爲病、且價值較之未彫之古玉、則尤貴也、曹君經理骨董商業有年、常與歐美人交易、故言之甚詳、但余以爲保存古物、應存其舊制、不宜強加彫琢、致傷原器、而減古趣、令把玩時、不愜於心、

刻印

考之用鈇、始於周官、佩印見於六國、古鈇之傳於世者、金銀銅已少見、而玉鈇尤希、據余所見者、若魯司寇齊都司蒸彝鈇等、刀法皆古、洵不易得、至秦之傳國鈇、相傳斯篆壽

刻亦難深信、惟自漢八體書法成立、五日摹印、以後已屬專門、而刻印之風大熾、漢人製印、不獨用玉、而用玉者亦極多、其刀工亦皆古雅、是以收藏家皆珍之、按昆吾刀、切玉如泥、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漢去周末遠、或用此刀、亦未可知、但所刻鼻紐、龜紐、壇紐、瓦紐、龍虎紐、虬螭紐、種種無不精妙、晉魏六朝遜之、至唐宋則相去遠矣、自元王冕善刻花乳石、風氣爲之一變、故明清至今、文人均以田黃、雞血紅、芙蓉白、蘋果青諸色爲貴、其價值且超過於玉者百倍、蓋以石質鬆軟、易於操刀、不似玉質堅硬、而難刻也、故近代之能刻玉者、則更少矣、現在出土玉印、尤足寶貴、余存有漢張留侯私印、文曰良子房、白玉質、瓦紐、受水銀沁過半、晉羊叔子印、龜紐、直同黑漆、古質不可辨、兩印刀工精勁、異於尋常、故常佩之、重其人也、族弟法三、由邛王冢得一玉印、滿身魚子斑、質不能辨、持贈於余、用灰提法製之、文曰虞年伏、斗紐、亦有古趣、又見友人廉

南湖、存有清乾隆御用一田黃石印、色如脫胎古玉、三繩聯環紐、長約盈尺、下垂三印、其小異常精品也、古玉印、曾未見有此式、

盤玉之法

凡出土舊玉、乾坑者、多土蝕、水坑者、多水鏽、火坑者、多乾燥、雖有最美之色沁、如無盤功、則隱而不彰、玉理含而不露之淺淡色、更不易見、況污濁之氣、尤難退淨、欲其變寶石色、不亦憂憂乎其難哉、故盤玉者、當知有急盤、緩盤、意盤三法、急盤須佩於身邊、以人氣養之、數月質稍硬、然後用舊布擦之、稍甦、再用新布擦之、帶色之布、切不可用、以白布粗布爲相宜、愈擦則玉愈熱、不宜間斷、若晝夜擦之、灰土濁氣、燥性自然退去、受色之處自能凝結、色愈斂而愈豔、玉可復原此急盤之法也、緩盤須常繫腰中、借人氣養之、二三年色微變、再養數年、色即鮮明、佩至十餘年後、或可復原、此言秦漢之

舊玉、若三代古玉、非六七十年、不易奏效、誠以玉入土年愈久、而盤愈難、因其所受地氣、深入玉骨、非常年佩之、而精光未易露出也、此緩盤之法也、意盤之法、人多不解、必須持在手內、把玩之、珍愛之、時時摩挲、意想玉之美德、足以化我之氣質、養我之性情、使我一生純正而無私欲之蒙蔽、至誠所感、金石爲開、而玉自能復原矣、此意盤之法與急盤緩盤之法不同、面壁工夫、能者鮮矣、夫三代古玉、盤之年久、皆能脫胎，脫胎者渣滓淨盡、清光大來、直同成仙者脫去凡胎之意也、聞之寶石珊瑚等類、入土年久、亦多土蝕、得人氣養之、亦能還原、惟蚌珠入土百年後、便成灰土、若入土年代較近之玉、其體尙堅、儘可用灰提法煮之、再用猪鬃刷、或麩皮袋、或櫻老虎、或米粉袋等物、盤之、立見功效、以其與入土年久、體鬆質軟者、不同故也、但盤時須看火候、過與不及、均於玉有傷、不如人氣養之之爲愈也、癸丑出亡日京時、見中國菜館、有蓬萊戚姓、腰繫一黃

玉系璧、彫以雲雷紋、受紅白黑三色沁、形如寶石、余欲購之、渠云是其先人戚元敬先生所遺、今十餘世矣、家中所存舊物、僅餘此耳、余爲之惋惜者久之、

盤玉之難易

出土古玉、以還原爲貴、欲古玉還原、非盤之不爲功、但盤有難易之別、易盤者、其質地輕鬆、故色沁雖濃厚、亦易盤出、難盤者、其質地堅潔、故色沁雖淺薄、亦難盤出、是以三代以上之玉、色沁雖薄、亦非數十年之盤功、不能生效、族弟紹臣、贈一黃玉璜、刀法深秀、水銀沁、薄如蟬翼、云係燕庭公所遺、至今尙未盤出、秦漢之玉、盤須十餘年、六朝之玉、色沁雖極透、但盤之二三年、即狀如水晶、諺語云、舊玉盤三伏、猶勝三年餘、蓋以三伏炎熱、金石皆能出汗、故易盤耳、若嚴冬盤玉、不易生效、凡嗜古玉者、皆欲親自把玩、如生坑而能經親手盤出者、較之熟坑則尤妙、此中原理、以親手所盤

之玉，年愈久情愈深故也。

古玉活血之經驗

辛亥余在安圖獨立時、因戒烟身受左臂麻木之病、經醫治年餘未愈、友人云古玉能活血、佩於腰中、古玉雖多、不如佩之腕上、爰將舊存之碧玉缸圈、佩於左腕、晝夜不去、今二十餘年矣、左手麻木之病全除、或云是用左手書畫之力、余曰左手書畫、尙有間斷之時、古玉佩之二十餘年如一日、其活血之力、確有經驗、况左手書畫僅十餘年未用左手以前而病已去矣、故深信古玉活血之有效、

古玉防險之見聞

里中有瓦匠胡姓、夏日浴於小溇河、在沙中淘出一玉鏟、既無刀工、又無色沁、惟受土蝕甚深、帶有栗黃色、即用作烟荷包墜石、後爲趙姓築室、正上梁時、忽而失足墜地、而

毫無所傷、及視腰中墜石裂痕數處、此余之所見者、在上海澡塘塘役、見余左臂所佩、即云日前有一老叟八十餘亦在此房沐浴、出浴時暈倒於地、吾輩大驚、急扶起而老者無恙、惟左玉臂琢則粉碎矣、老者爲之痛惜、曰、此三代玉釭圈也、舍此危矣、並將碎玉數件、撿而藏之而去、此余之所聞者、至少時所聞族兄鶴峯、墜馬於石崖、老僕楊桂、醉落於橋下、皆因佩有古玉、以致未受危險者也、今之乘飛機者、往往購一古玉佩之、以防險、亦心理之作用也、

石器時代之玉

上古未開化以前、皆用石器、玉爲石之精、故玉器尤重、今見出土之玉斧玉鏹等器、粗笨異常、不事彫琢、穿孔處兩面大小不同、亦不甚圓整、是爲茹毛飲血之用、故敲槌斬切之痕、畢露於外、即此可知其爲石器時代所遺之物也、至石器不存於世者、以石質鬆不堅、

入於土中、受地氣蒸之、則易破碎、且不能容羣色之沁、故不能如玉之壽世、若秦漢以後、采藥之鑿、切藥之刀、亦時有出土者、特以制作與上古不同、尤有帶花紋者、均少古拙之氣、留心察之、自不難辨、

祭祀所用之玉

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又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奉玉鬯、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頌聘。駟圭璋璧琮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殮尸、禮記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纂、爵用玉琖仍加以璧、散璧角、此皆三代時之以玉爲禮器者也、按三代禮器均係出土古

玉、未見有傳世古者、如或見之、亦知其爲後世倣古者所私造、蓋傳世古、晉魏六朝已不多見、有之均係古寺所藏、唐宋之物尙多、

朝會所用之玉

舜典曰、輯五瑞、又曰、班瑞於羣后、孔氏傳瑞爲公侯伯子男之圭璧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猶之秦漢以來、頒分金銀銅之官印也、典瑞曰、三摺大圭、執鎮圭、纁皆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太宰曰、贊玉凡玉爵、玉府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璣玉敦、此乃朝會所用之玉、出土者以帶有黑漆古、鐵蓮青、硃砂斑、醬紫斑、茄皮紫、鸚鵡綠、鷄骨白等色沁爲最貴、

服食所用之玉

古人以旒垂冕、以璆飾弁、以瑱充耳、以鳩首作杖、以鞞琫容刀、以瓊琚節步、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以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此言服用之玉也、玉府曰、玉齊則共玉食、典禮曰、大喪共飯玉含玉、此言食用之玉也、此等古人日用之玉、出土者、每有牛毛紋、無有恐多僞造、蓋因器小而易僞也、余得一白玉璆刀工極精緻、係吳子苾所藏、一白玉琿、有璊斑、極鮮妍、係陳壽卿所藏、物小而精、亦足貴也、

交際所用之玉

古以玉帛爲幣、用作交易、並作媿贈之品、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云、雜佩以贈之、從可知矣、荀子曰、絕人以玦、召人以瑗、瑗者友好相見以瑗、援之以升階示敬也、如瑗之類、出土者必多土蝕、而少色沁、以含殮時離人身遠故也、非殉葬而出土者、尙多見之、

曆代雜用之玉

古人征守及恤凶荒、則用珍圭、和難聘女、則用穀璧、治德結好、則用琬圭、易行除惡、則用琰圭、治兵守起軍旅、則用牙璋、故五瑞之輯、玉人之職、典瑞之文、鄭風衛風小雅之詩歌、玉藻明堂位之紀錄、皆經史所備載、爲人人所共知者、自秦漢以來名稱尤多、印則曰玉璽、符則曰玉符、食則曰玉羹、飲食則曰瓊漿、樓則曰瓊樓、池則曰瑤池、居則曰玉屋、行則曰玉佩、冊則曰玉冊、函則曰玉函、輦則曰玉輦、笙則曰玉笙、管則曰玉管、硯則曰玉硯、杯則曰玉杯、鈎則曰玉鈎、瓶則曰玉瓶、各種雜用筆不勝書、况人曰玉人、人顏曰玉顏、容曰玉容、骨曰玉骨、脂曰玉脂、腕曰玉腕、趾曰玉趾、兒曰玉兒、女曰玉女、古人以人比玉、抑何重耶、今人乃以金銀寶石、作器代玉、其俗徹骨、眞可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言之令人浩歎、獨不聞管子、玉之美也、九德出焉

之語乎、

石之似玉者

世之美石、酷似脫胎古玉者甚多、如寶石蜜蠟翠石是也、即錦州石江石亦如之、惟石性堅硬脆滑、不似玉之溫和潤澤耳、如萊州石、岫岩石、則又質軟色嫩、即青田壽山昌化等石、質地鮮明、色漿宛如寶石、以之摹印則可、以之彫刻古玩、用手一握、毫無趣味、即世之用玉皮做造色沁者、到處皆有、若乾隆時做古、其用白壽山作傳世古、用寶石田黃蜜蠟翡翠皮子等石、作色沁復原之古玉、其製作工緻、價值之昂貴、有超過古玉以上者、此所謂葉公好龍、好似龍者歟、此等石、只好陳設案頭以供遠觀、切不可把玩、如把玩日久、則色澤變爲老提油矣、此不可不辨者也、

玉與古銅比較

銅器出於濕地者、色多綠、玉器出於濕地者色多黯、銅器出於潭水中者、多腐爛、玉器出

於潭水中者、多光潤、銅器以嵌金塗金塗金爲貴、玉器最忌黃金、入土時、如與黃金爲鄰

年久必受重傷、多破裂紋、色亦黯淡無光、倘金沁未深、古玉含有金片金星者、亦頗不惡

、如與銀銅錫鉛爲鄰、則毫無所損、銅器易鑄、故出世者多、玉器難刻、故出世者少、銅

器鑄文字者多、故後人著錄亦多、玉器刻文字者少、故後人著錄亦少、銅器受地氣其青綠

之色、皆由內而發於外、玉器受地氣、其各色之沁、皆由外而納於內、銅器患油膩、把玩

日久、須用冷水浸之、方露清光、用滾水則受傷易於損壞、玉石亦患油膩、把玩日久、須

用滾水煮之、方見色澤、是銅質不如玉質之堅潔也、若新坑之玉與傳世古、亦忌用滾水、

與出土古玉、迥不相同、況銅器不宜近身、近身則有銅臭氣、玉器最宜近身、近身則生溫

和氣、是以古今人佩玉者多、未聞有佩銅者也、

玉與寶石比較

玉性主溫、翡翠寶石之性主寒、故佩玉無論冬夏皆相宜、寶石翡翠宜於夏、不宜於冬、以冬日佩之、寒能徹骨、佩者每受其傷、而不覺也、玉之美德、溫潤而澤、足以和人之氣血、養人之心性、是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寶石翡翠、多浮光、火氣未退、能悅人之目、不能悅人之心、古玉清光內蘊、有靜穆之氣、猶之人中之聖、內文明而外柔順者是也、較之自來舊玉、尤足養人、因其受地氣之醞釀、毫無賊光躁性故耳、脫胎古玉、變爲寶石色、但其性不能改其爲玉、寶石翡翠出土後、亦有脫胎者、但其性終不能改其爲翡翠爲寶石、是玉之品格、超乎尋常萬萬矣、惜今人重寶石翡翠、而不知玉之爲貴、猶之聞樂者、不知陽春白雪、曲彌高而和彌寡也、以古之所重者、今反輕之、豈今人之智、過於古人耶、吾不得而知也、

古玉新玉比較

新玉之佳者、其色澤非不美觀、特以刀法不古、色沁毫無、字迹花紋、亦少樸拙之氣、實不如古玉之耐久咀嚼、况近代之玉質玉色、亦不及古玉之純潔、今人多重翡翠鑽石、即以玉質與色、皆不及翡翠鑽石之光潤堅潔故也、若經手盤出之古玉、脫胎後、形同寶石、性則良玉、令把玩者、生悠然慕古之遐想、有可意會、不可言傳之妙、較之新玉、其意味深長、則迥不相同、即翡翠鑽石、亦遠不如也、是以古玉脫胎後、乃更足寶貴耳、

古今佩玉不同

古人所佩之玉、未必出土之玉、今人所佩之玉、亦未必皆出土之玉、但人人皆重古玉者、亦自有說、今之玉質、不如古玉之堅潔、今之刀法、不如古玉之精深、今之文字花紋、不如古玉之樸拙古奧、况入土年久、經地氣醞釀、色沁百出、其逸趣橫生、有令人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妙、具此數端、已足見重於世、而况遐思古人、有同心乎、如高西園之於司馬相如玉印、則生死相依、黃小松得一黃易古印、即用爲己印、與余所佩之張留侯羊叔子兩印皆因重其人、以及古人所用之印故也、

今人復古之念

余有嗜古癖、而於古玉則尤甚、今老矣、同好者、亦有數人物、迴想數十年古玉價值、未曾提高、近數年來、漸有起色、而好者日見其多、是不獨余與同好者提倡之力也、一由於歷史之關係、古人未有不以玉爲貴者、是人人皆有遺傳性也、一由於神秘之信仰、近來飛機通行、乘者日衆、相傳古玉能護人身體、可保危險、故信仰力不少減也、一由於歐美人之爭購、人人皆有保存古物之心、不願使本國藝術開化之起點、盡散布於他國、而欲極力保持而無失也、因此古玉價值、乃與日俱增矣、在外國人好之、則謂美術之進化、在本國

人好之、則謂文藝之復古、

西人之重古玉

歐美各國、皆尙藝術、故於美術、則精益求精、不遺餘力、在清季時代、凡入中國者、爭購唐宋畫軸、漸又爭購帶采之瓷器、以其與畫片異曲同工也、漸則爭購磚石之畫象造象、漸則爭購粗細花紋之三代彝器、今則漸購古玉矣、誠以中國之美術、以製玉爲最古、且以刻玉爲最精故也、西人進化之速、令人心折、如能研究到比德於玉程度、則更高矣、所可笑者、西人購古玉、重生坑、不重熟坑、未免所見者偏、彼以爲生坑易於辨真贋也、生坑滿身土鏽、質地露有玻璃光矣、如用羗水僞造、則質地無玻璃光矣、此西人辨古玉之慣技、熟坑、中國僞造者、多而且工、故西人不敢問津、不知近來僞造生坑者、不專施羗水、玉之原地、應留何處、則用石膏塗抹其上、再使羗水洒於他處、露土蝕痕、而玻璃光亦不

能退去、宛如生坑、故西人不能辨也、要之古玉真偽、熟坑生坑、識者一望而知、不識者雖熟視若無睹耳、况夫佩帶古玉、以復原而含寶石色者爲最貴、如不復原、形同頑石、把玩之毫無興趣、是以嗜古者未有不首重熟坑者也、若古肆販於東西洋者、非真好古者、不能相提並論也、

好古玉之派別

凡好古玉者、其學深淺程度不一、故人如有癖、有以玉質爲貴者、有以玉色爲貴者、有以色沁爲貴者、有以花紋爲貴者、有以文字之多爲貴者、有以土古不帶色沁爲貴者、有以色沁不露質地爲貴者、有以生坑爲貴者、有以熟坑爲貴者、有以未經盤出爲貴者、有以年代久遠爲貴者、要之出土最美之玉、無論何代、如不盤出、直同頑石、佩於身邊、亦無趣味、或云、佩之取其古耳、余笑曰、太湖石、英石、翠石、萊州石、岫岩石、獨不古乎、而

佩之者有幾人耶、即此可見古玉不能復原、則不靈、不靈、即與凡石無異、又何足取、故好雖不同、而盤出使之復原之心、則無不同也、

辨古玉之特識

古玉甫經出土、一望而知其爲何代之器、何色之沁、何刀之刻者尙矣、否則用灰提法、極力研究、亦可辨別、若本非舊玉、而誤認爲舊玉、加工盤之、終年佩之、始終不能復原、徒費工夫、毫無益處、所謂盲人騎瞎馬者是也、如經前人盤出之玉、而不能辨、或目爲寶石、僞造者、或目爲舊玉改造者、此又少見多怪之病也、其或新出土之古玉、色如醬瓜、質如土塊、用指甲即能掐破、驟視其輕鬆而忽之、以爲化乳石者、此又未經閱歷之弊也、欲求真正判斷力、非多見多聞、常年經驗、恐難收實效、

改造之古玉

舊玉改造、時常見之、令人可恨、如古玉之大件、業經破碎、不能成器、卽改作零星小件、亦似無傷風雅、若稍露斧鑿之痕、或微有瑕疵、及邊沿帶有土吃、不甚完整者、切不可率爾操刀、另行改造、如一動刀、則廬山之真面失矣、誠以古玉之土斑色沁、出於自然、卽刀法亦多古意、如改造之、必露賊光、刀痕亦新、此易辨者也、清光緒十九年、余寓燕京、有友人購一碧玉硯、滿身魚子斑、長約六寸餘、闊約四寸、持以畱余、驟視之、玉質頗古、池畔彫一鶴、亦頗不惡、及細審其刀痕、不甚圓渾、似新鑿者、因曰、此舊玉改造也、友人頗不以爲然、越數日、沽硯者來余寓、因笑而問之、某君購汝一硯、改造亦甚巧妙、渠曰、如此厚重之古玉、當用何等器物改之、余曰、用玉押耳、渠默然、少頃卽曰、去年得一古玉板、上下均有傷痕、體厚重不得已、磨去以製硯耳、是非留心刀法者、不易辨也、後友人知之、擬退還、余曰、按原價歸余可也、

鑽眼之古玉

古玉佩、未有無孔不能系組者、禮器無孔、因陳列也、若古玉翁仲玉蟬等物、本非玉佩、烏能有眼、凡有眼者、皆係後人鑽眼、以便佩於身邊耳、否即偽造、爲易售耳、此不可不知者也、余存玉蟬三枚、一無眼、二皆有眼、細審之皆後鑽之眼、即此可以証明、

偽造古玉法

虹光草、似茜草、出西寧深山中、汗能染玉、再加腦砂少許、燃以竹枝烤之、紅光自出、此法、名曰老提油、今已不多見矣、新提油法、用烏木屑煨之、色卽黑、用紅木屑煨之、色卽紅、今玉工偽造多用此法、

偽造之地點

長安爲最、杭州蘇州次之、洛陽掖縣濰縣又次之、現在燕京亦多偽造、余見長安所造之蒼

玉圭、黃玉琥、白玉琴掃、宛如出土舊玉、眞老提油法也、非細審不易辨、

偽造傳世古

玉器之小者、用刀割生羊腿皮、置於其中、再用紅線縫之、不使出血、經三年後取出、玉帶紅綠、宛如舊物、但盤熱時嗅之、微有腥味、此不可不辨者也、

偽造土花血斑

殺一狗不使出血、乘熱納玉於腹中、縫固不使透空氣、埋之通衢、三五年後取出、自有土花血斑、以偽土古、用純黑之狗、勝於雜色之狗、但彫琢之痕、新鮮之色、未有不露骨者、此不可不辨者也、

偽造水坑古

質鬆之玉、作成古物、用重烏梅水煮一晝夜、其鬆處被滾水搜空、宛如水激之痕、再用提

油法上色、儼然水坑古矣、但玉質太鬆、其水激之痕、究不如真者之出於自然、不著形迹耳、

偽造牛毛紋

玉之有牛毛紋、有受大坑水銀沁、遍體牛毛紋者、以玉質堅硬、水銀不易沁入使其全黑耳、有受地中水銀沁、其紋不甚黑者、有帶白點者、又有若傳世古之紋、帶有淺紅色、或淡黃色若隱若見、與土古迥不相同、今之偽造者、每用濃灰水、稍加烏梅煮之竟日、乘熱取出、置之風雪中一夜、使玉紋凍裂、質堅者紋細如髮、再加提油上色、以偽牛毛紋、夏日放在冰箱中、使之凍裂、亦可偽造、族姪金台工篆刻、亦能用玉偽造古印、或造象含有牛毛紋者、骨董商購者、頗多以偽亂真、不減長安偽造、可笑也、

偽造受地火者

世之造雞骨白象牙白者、以炭火煨之、趁灰未冷時、用水潑於其上、取出宛如古玉之受地火矣、但體有火劫紋而不能去、眞者無之、蓋一出自然、一出強造、最易辨也、况偽造之器、全身已經火燒、玻璃光不能露出、昏頑不靈、直同朽爛之石、玉性去矣、此更易辨者也、

倣古之比較

漢玉件頭器小而字最多者、以剛卯爲最、西漢爲避邪驅瘟、每年元旦、即佩之、自新莽以卯金爲劉姓、遂禁用剛卯、至東漢復舊制、而尺寸較長、至六朝則用者少矣、今見之剛卯、六朝尙多、東漢物已少見、若西漢物直同鳳毛麟角、不易得矣、今人多以萊州石、岫岩石、倣造舊玉、剛卯、並有以田黃凍壽山凍倣造、其脫胎者但形似、神非不難辨也、按倣古之風、皆因宋歐陽文忠所著之古玉圖、開其始、今見之圭璧、以及祭器等件、有以舊玉改造者、有以新玉僞造者、直同西安所做之刀布專瓦、濰縣所做之鐘鼎彝器、洛陽所做之

墓誌造象、曲阜所做之漢碑、諸城所做之秦石、雲南所做之大爨小爨兩碑、古肆中往往有之、所謂宋做蘇燒、今已不多、因被外人購去故也、辨舊玉之改造、須看刀工、辨新玉之偽造、須認玉質、自迎刃而解矣、余近於沾上雲山閣、得一黃玉剛卯、舊爲王廉生所存、字古色純形同寶石、尺寸大小、悉符漢制、真西漢物也、

阿叩偽造法

相傳無錫、有叩銹之稱、因阿叩善作毛坯玉器、用鐵屑拌之、熱醋淬之、置濕地十餘日、再埋於通衢數月、然後取出、玉爲鐵屑所蝕、渾身橘皮紋、紋中鐵銹作深紅色、煮之即變黑、且有土斑、不易盤出、宛如古玉、審視之方能辨、凡玉有土銹、以灰提之而不出者、皆贗品也、

提油偽造法

用礪提爲最妙、色入玉理、灰煑亦不能退、頗能亂真、但天晴時、混濁不靈、即易辨矣、玉工每以傳世古或土古而無色沁者、難得善價、即用提油法上色、可獲厚利、夫以僞亂真、已不足取、以真造假、徒傷舊物、品愈下矣、

油炸僞

僞造之法不一、有用新玉製作成器、欲紅用紅木、黑用烏木、醬紫用紫檀、青綠用靛研成細末、玉置於內、以火煨之、欲留玉之本質、即用石膏粉貼於玉質之上、他處皆能上色、惟貼處則色不能侵入、質地全露、宛如出土受沁之古玉、若用油炸、皮多裂紋、似牛毛、又似水紋、但體已蘇、不能久存、外露浮光、愈盤愈黯、久即成臘、肉色精光已去、有形無神、故名之爲油炸僞

灰提油法

用木賊草、栗色炭灰、泡水加入銀硝少許、盛於瓦罐中、將玉懸掛中間、用栗炭火煮之、水淺即添、以提出玉中水銀灰土濁氣爲度、有銅綠金銀沁者、不可用此法、宜用人乳蒸之、若未經出土之玉、不但不可用灰提、並不可用滾水煮、以其燥、傷玉質耳、

養損璽

璽者器破而未離也、初出土之古玉、質地未堅、倘誤碰損璽、只要不落、即掛在身邊、常時養之、日久自能合攏、族姪稚樵、贈一新出土之赤玉璧、把玩多日、一日放在茶几上、經僕人白玉拂塵、誤觸墜地、現有裂痕、旋命其系於胸前、夜即抱於懷中、年餘裂紋復合、噫奇矣、余笑曰、假使缺角之秦璽、當時如此辦法、亦成全璧、豈不大妙也哉、

古玉有四異

一具天然之九色、較他物特多、二經人工之彫琢、較他物特精、三受地氣之醞釀、較他物

特潤、四納各色之沁入、較他物特艷、具此四異、其品格迥出尋常、烏得不貴、

古玉有三忌

一忌油、舊玉地漲未足、常粘油膩、則清光不能透出、故佩玉者、把玩日久、恐被油沁、腦油鼻油、則尤甚、必須用滾水洗之、方能退油、盤者倘用鼻油摩擦、是愛之反不如毀之之爲愈也、一忌腥、玉與腥物相接、即含腥味、且傷玉質、就海濱出土之玉觀之、無一完璧、即可知矣、一忌污濁之氣、倘有婦女污手盤弄、則土門閉塞、玉理之灰土不能退出、縱加盤功亦無益也、故婦女欲盤出土舊玉、非先淨手不可、

古玉有四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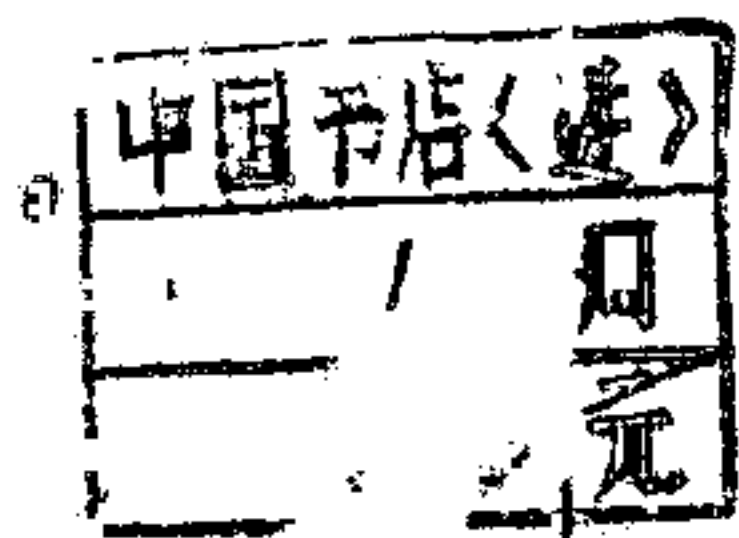
一畏火、常與火近、色漿即退、一畏冰、常與冰近、色沁不活、一畏驚氣、佩者不慎、往往墜地、如落磚石之上、重則損傷、輕則肌理含有裂紋、其微細如髮、驟視之而不得見、

一畏羗水、如與羗水相觸、色沁之處、即黯淡無光、重則渾身麻點、雖盤之亦難生效、

戒奢

三代帝王、每以用玉過奢、以致亡國、就夏桀玉牀、殷紂玉杯、即可知矣、紂之自焚時、猶佩玉五千之多、武王得紂之寶玉萬四千、佩八萬、足徵過奢者國必亡、余於庚子亂後、在俄使館、見西后所用白玉浴盆、長約七尺、闊約三尺餘、高約二尺六寸、厚約六寸、白玉花瓶十對、高約尺餘、白玉花籃十六對、高約二尺、質地刀工、無一不精巧入妙、在英法德日使館、見珠花翠花無算、均係白玉花盆、其餘玉器尤多、筆不勝記、據外人云、均屬西后御用之品、余退語人曰、西后奢華、不減桀紂、國必亡矣、誠以古之君子、必佩玉者、爲比德也非爲嗜好也、吾願嗜古玉者、常存比德之心、斯善矣、如必欲窮其所好、則又失之奢矣、當如關雎之詩、樂而不淫、方爲達人、

定價洋伍圓正



國家圖書館



001709709



線

794.4

8775

29

舊籍